

茗溪漁隱叢話前後集 七



茗溪漁隱叢話前後集

(七)

胡仔纂集

序漁隱詩評叢話後集

余丁年罹於憂患。投閑二十載。杜門卻掃于苕溪之上。心無所事。因網羅元祐以來羣賢詩話。纂爲六十卷。自謂已略盡矣。比官閩中。及歸苕溪。又獲數書。其間多評詩句。不忍棄之。遂再采摭。而攬收羣書舊有遺者。及就余聞見有繼得者。各附益之。離爲四十卷。噫。前後集共一百卷。亦可謂富矣。余嘗謂開元之李杜。元祐之蘇黃。皆集詩之大成者。故羣賢於此四公。尤多品藻。蓋欲發揚其旨趣。俾後來觀詩者。雖未染指。固已知其味之美矣。然詩道邇來幾熄。時所罕尙。余獨拳拳於此者。惜其將墜。欲以扶持其萬一也。嗟。余老矣。命益蹇。身益閑。故得以編次。終日明窗淨几。目披手抄。誠心好之。遂忘其勞。蓋窮人事業。止于如斯。雖有覆瓿之譏。亦何恤焉。丁亥中秋日。苕溪漁隱胡仔元任鉞。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目錄

第一

楚漢魏六朝上

第二

楚漢魏六朝下

第三

陶靖節

第四

李太白

第五

杜子美一

第六

杜子美二

第七

杜子美三

第八

杜子美四

第九

王右丞 韋蘇州 孟浩然

第十

韓退之

第十一

柳子厚 東野浪仙 玉川子

第十二

李長吉 李贊皇 劉夢得

第十三

醉吟先生

第十四

唐彥謙 玉谿生 王建

第十五

杜牧之 杜荀鶴 韓致元 半夜鐘

第十六

唐人雜記上

第十七

唐人雜記下

第十八

羅隱 五季雜記

第十九

本朝 王黃州 張復之

第二十

寇忠愍 晏同叔 宋子京 王君玉

第二十一

杜正獻 西湖處士 王禹玉

第二十二

迂叟 邵康節 韓持國

第二十三

六一居士

第二十四

梅都官 蘇子美 石曼卿

第二十五

半山老人 賀方回

第二十六

東坡一

第二十七

東坡二

第二十八

東坡三

第二十九

東坡四

第三十

東坡五

第三十一

山谷上

第三十二

山谷下

第三十三

秦太虛

陳履常

晁無咎

張右史

溪堂居士

張芸叟

王仲至

第三十四

張天覺

唐子西

韓子蒼

陳去非

周明老

第三十五

本朝雜記上

第三十六

本朝雜記下

第三十七

大梅 天衣

端師

參寥

洪覺範

清順

緇黃雜記

第三十八

回仙

神仙雜記

鬼詩

第三十九

長短句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

目錄

第四十

麗人雜記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一

楚漢魏六朝上

山谷云。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蓋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蘭於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楚人賤蕙而貴蘭久矣。蘭蕙叢生。初不殊。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櫞則遠矣。

復齋漫錄云。豫章有南浦亭。前輩賦咏。多以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爲始。余觀楚詞云。予交手兮東川。送美人兮南浦。乃知江淹取此也。

文昌雜錄云。余昔知安州。見荆湘人家。多以草竹爲卜。楚辭云。索瓊一作茅以筵尊兮。命靈氛爲余占之。

其注曰。瓊茅。靈草。筵。小破竹也。楚人多結草折竹以卜。曰筮。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亦遺俗之舊也。今歲時人家作餠。蜜油煎花果之類。蓋亦舊矣。楚詞云。秬粳蜜餌。有餵餵些。餵餵。餠也。言以蜜和米麪。煎作秬粳。中書趙舍人云。方言。餌糕。今餠糕是也。

藝苑雌黃云。宋玉九辯云。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此語。而曰。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途而難忍。安仁以登山臨水。遠行送歸。爲四感。予頃年較進士于上饒。有同官張扶云。曾見人言。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是七件事。謂遠也行也。登山也。臨水也。送也。將也。歸也。

也。前輩詩中惟王介甫有一聯云：「水護田將綠，遠兩山排闥送青來。」將送二字與楚辭合。予嘗攷詩之燕燕篇曰：「之子于歸，遠于將之。」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一篇詩中亦用此送將歸三字。然則楚辭之言亦有所本也。安仁謂之四感，蓋略而言之。

復齋漫錄云：晉皇甫謐高士傳載四皓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山，故杜子美詩云：「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然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本魯仲連語耳。齊欲爵仲連，仲連逃隱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茗溪漁隱曰：淵明贈羊長史詩云：「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如何？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余謂淵明高風峻節，固已無愧於四皓，然猶仰慕之，尤見其好賢尚友之心也。

元城先生語錄曰：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漢禮樂志房中樂十七章，觀其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噫，異哉！此高帝一時佐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不能爲此歌，尋推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云：唐山姓也。而漢初有此人，縱使竹竿載馳，方之陋矣。然后妃傳中乃獨不載何也？先生曰：興王之初，人材色色過人，且如唐太宗朝，相將不可及，至技藝之士，醫有孫真人，陰陽有李淳風，呂才相法有袁天綱，亦後世所不能及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死生之說，老莊論之備矣。自秦滅學之後，賈誼首窺其奧，爲長沙傅，有鵬鳥入舍，爲賦以自廣，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

大觀物無不可。衆人惑惑。好惡積億。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坻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淡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浮。此語自漢以來。言達性命。齊生死者。皆不能出其右。晉宋間。清談推本其言而已。漢興至文帝時。在朝儒臣。惟誼年甚少。而學甚博。非有師友漸磨之益。風俗遷染之效。而獨穎然秀出。論時政。則盡人事。論性命。則盡天理。後世無以復加。豈非豪傑乎。

復齋漫錄云。揚雄反騷云。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注。鼻。始也。余以爲未盡其義。揚雄方言云。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爲初。或謂之祖。故鼻祖其義如此。

藝苑雌黃云。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錢昭度詩云。荷揮萬朵玉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卽王莽所鑄錢名。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杜子美對雪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韓退之潭州泊船詩。聞道松膠賤。何須慙錯刀。此謂是也。或注四愁詩。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以黃金錯環。恐與王莽所鑄錯刀又別。

藝苑雌黃云。張景陽七命云。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說者以荆南爲荊州耳。然烏程縣今在湖州。與荊州相去甚遠。南五十步有箬溪夾溪。悉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居人取下箬水釀酒。醇美。俗稱箬下酒。劉夢得詩云。駱駝橋畔蘋風起。鸚鵡杯中箬下春。卽此也。荆溪在縣南六十里。以其水出荆山。因名之。張元之山墟名云。昔漢荆王賈登此山。因以爲名。故所謂荆南烏程。卽荆溪之南耳。若以爲荊州。則

烏程去荊州三千餘里，封壤大不相接矣。茗溪漁隱曰：余以湖州圖經考之，烏程縣以古有烏氏，程氏居此，能醞酒，因此名焉。其荊溪則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此溪出荊山。張協七命云：酒則荊南烏程。荊南則此荊溪之南也。藝苑雌黃引長興縣南五十步，箬溪水釀酒醇美，稱箬下酒，以爲烏程酒，反以夢得詩爲證，皆誤矣。

茗溪漁隱曰：醞酒之法，無出月令數語，能盡其要。余嘗試之，酒無不佳矣。其語云：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用此六物耳。六一居士醉翁亭記云：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本此語也。

復齋漫錄云：曹植詩：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陳沈炯邊馬有歸心詩：彌憶長楸道。金鞍背落暉。杜子美玉腕騶詩：頓驂飄赤汗，踟躕顧長楸。畫馬圖詩：霜蹄蹴踏長楸間。茗溪漁隱曰：文選注云：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王介甫詩：扶衰南陌望長楸。東坡題韋偃牧馬圖詩：當年爲誰掃驂騑。至今霜蹄踏長楸。山谷和子瞻觀畫馬詩：長楸落日試天步。

呂氏童蒙訓：大概詩須以三百篇、楚辭及漢魏間人詩爲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味也。復齋漫錄云：晉左思白髮賦：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尙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茗溪漁隱曰：王介甫嘲白髮詩曰：久應飄轉作蓬飛，眷惜冠巾未忍違。種種春風吹不長，星星明月照還稀。真佳句也。

東坡云：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岩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

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跡滅形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

許彥周詩話云：阮步兵醉六十日而停婚，雖似智矣，然禮法之士憎之如仇，幾至於死，幸得景王保護之耳。而老杜詩云：「至今阮籍輩，熟醉爲身謀。」此工部善看史書，當有解此意者耳。

文昌雜錄云：東京記：天清寺繁臺，梁孝王按歌吹之臺。阮公詩云：「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餘音，梁王安在哉。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爲繁臺。唐李肇國史補云：宰相相謂爲堂老，及見元載與常袞唱和詩，有堂老之稱，信李肇言之不妄也。

復齋漫錄云：嵯峨集韻以爲不曉事之名，殊不知出晉程曉伏日詩：「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嵯峨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輦蹙奈此何，搖扇婢中疾，一作痛流汗正滂沱，傳戒

諸高明，熱行宜見訶。其後山谷和錢穆父贈松扇詩：「可憐遠度幘溝瀆，適堪今時嵯峨子。」蓋取此也。

藝苑雌黃云：張文潛明道雜誌云：古人作詩，賦事不必皆實，如謝宣城詩：「澄江靜如練。」宣城去江僅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兩溪耳。或當時謂溪爲江，亦未可知也。此猶班固謂入川分流，予按謝元暉曉登三山，還望京邑，作詩有「澄江靜如練」之語，三山在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地名，則此詩非在宣城州治所作也。安得以入川分流爲比，按入川分流，出司馬相如上林賦，亦非固之言。

復齋漫錄云：謝惠連七夕詩：「落日隱簷楹，斜月照簾櫳。」團團洒葉露，浙浙振條風。蕭氏取以入選，然余觀宋孝武詩曰：「白日傾晚照，弦月升初光。」炫炫葉露滿，蕭蕭庭風揚。意雖類之，而雄渾頓挫，過惠連遠矣。至

惠連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亦不可掩也。

藝苑雌黃云。左氏傳云。吳公子札聘於上國。宿於戚。聞孫林父擊鐘。曰。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夫幕非燕巢之所。言其至危也。故潘岳西征賦云。危素卵之累殼。甚元燕之巢幕。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云。將軍魚遊沸釜之中。燕巢飛幙之上。不亦惑乎。蓋用此意。後人因此言燕事多使巢幕。似乎無謂。謝宣遠九日從宋公集戲馬臺詩。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杜子美對雨書懷詩。震雷翔幕燕。驟雨落河魚。

茗溪漁隱曰。遯齋閑覽載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牆數仞而不得窺也。余嘗疑其語意不完。今於歷代確論得其全語云。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墻數仞。謝庾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其工拙。至如淵明之於詩。直寄焉耳。

復齋漫錄云。左氏傳。宣公十二年。守陴者皆哭。杜預注曰。陴城上睥睨皆哭。所以告楚窮也。釋名曰。城上垣謂之睥睨。言於孔中睥睨之處也。梁王筠和新喻邊城詩。累巖分曉色。睥睨連秋霧。杜子美詩。連連睥睨侵。又南極云。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曛。唐雍陶河陰新城亦云。河流暗與溝池合。山色遙將睥睨連。許彥周詩話云。風定花猶舞。鳥鳴山更幽。世傳荆公改舞作落字。其語頓工。然風定花猶落。乃梁謝元貞八歲時所作春日閑居詩也。從舅王筠奇之曰。追步惠連矣。

復齋漫錄云。沈存中筆談。謂唐詩多有言吳鉤者。刀名也。刀彎。今南蠻謂之葛靈刀。余按吳越春秋。吳王作鉤。淬以人血。試之以人也。吳鉤始於此。豈存中忘之邪。鮑照結客少年場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仇。杜子美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又送劉十弟判官云。經過辨豐劍。

意氣逐吳鉤。唐李涉寄楊潛亦云。腰佩吳鉤。佐飛將。曹唐買劍亦云。將軍溢價買吳鉤。韓翃送王相公詩云。結束佩吳鉤。

復齋漫錄云。江總自京南還。尋故宅詩。全篇云。紅顏辭鞏洛。白首入轅轅。乘春行故里。徐步採芳蓀。徑毀悲求仲。林殘憶巨源。見桐猶識井。看柳尙知門。花落空難遍。鶯啼靜易喧。無人訪語默。何處敘寒溫。百年獨如此。傷心豈復論。杜子美晚行口號云。遠愧梁江總。還家尙黑頭。據總詩。白首入轅轅。則非黑頭矣。不知子美將有別本邪。

許彥周詩話云。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者。蓋諸花皆藉薰風暖日。獨蓮花得意於水月。其香清涼。雖荷葉無花時亦自香也。梁江從簡爲採荷調云。欲採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此語嘲何敬容。從而波及蓮花矣。春時穠麗。無過桃柳。桃之天天。楊柳依依。詩人言之也。老杜云。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不知緣何而波及桃花與楊柳也。

文昌雜錄云。梁沈約有脩竹彈甘蕉文。其略曰。長兼淇園貞幹。臣脩竹稽首。切尋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路。荏苒歲月。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光宏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離。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差非風聞。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翦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歷觀自昔文集。未嘗有類此製者。雖曰新奇。蓋亦有所寓托也。

復齋漫錄云。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謠。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未要。不愚復不智。誰當予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白樂天以吳祕監有美酒。多獨酌。但蒙書報。不以飲招。故云君稱名士。誇能飲。我是愚夫。肯見招。蓋用王孝伯讀離騷。飲美酒。并此事也。